

延平

研究资料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编

14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14)

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354 千字数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20

统一书号: 7072·1354

定 价: 3.10 元



鲁迅 许广平 海婴（照片）



鲁迅·许广平·海婴（剪纸）

語言輕百不生不
國戶萬門千叫

中華木刻集

魯迅題簽
馬曉暉刻木



鲁迅题签的《中华木刻集》



贫人之夜（1927）
墨西哥理惠拉壁画之一



因为他们为自由而斗争了



协于神意的从属 格罗斯作

目 录

• 鲁迅生平研究 •

鲁迅与李大钊	吕漠野 (3)
鲁迅与乡土文学家许钦文	张炳隅 (25)
鲁迅与顾琅	陈 江 张铁荣 (43)
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几个人	邓啸林 (50)
鲁迅与两位外国美术家	李允经 (64)
鲁迅·左联·小林多喜二	荣太之 (73)
鲁迅与济难会	张莘华 (87)
鲁迅委托内山书店寄售的书籍	周国伟 (95)
鲁迅与王金发	水 田 (104)

• 鲁迅著作研究 •

鲁迅编辑思想初探	李荣生 (113)
熔生活和哲理于一炉	冯锡玮 (127)
——论鲁迅小说的构思与提炼	
鲁迅与《杂纂》	曲彦斌 (141)
“特殊的”数学家柯瓦列夫斯卡娅	余凤高 (147)

读书偶得	张 琢 (156)
《海上述林》广告的最初刊处	杨志华 沈卓人 (159)
“帮闲”者应是金农	汪太理 (165)

• 译 介 •

五十岁之肖像 百周年之剪影	朝 华 (169)
——《海婴·许广平·鲁迅》	
鲁迅和裴多菲	〔日〕北冈正子作 夏 凡译 (171)
鲁迅与尾崎秀实(节译)	〔日〕尾崎秀树著 么峻洲译 (194)
鲁迅与鎌田诚一	〔日〕横地刚作 王惠敏译 (208)
紧邻鲁迅先生	〔日〕原胜作 陆晓燕译 (247)
对于鲁迅的评价	H. E. 谢迪克作 天 蓝译 (261)

• 许寿裳先生^{诞辰百年}_{被害三十五年}纪念专号 •

为出版“纪念专号”先交代几句	荣太之 (269)
自传片断	许寿裳 (272)
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二十七封	(273)
许寿裳简历	许世玮 (297)
鲁迅与先父寿裳公的友情	许世璠 (301)
忆先父许寿裳	许世玮 (304)
提供许寿裳先生两年前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 的种种事实	李何林 (311)
许寿裳的审判人对于李何林文的补充	陈醒民 (325)
读李陈关于我父亲许寿裳在台被杀是政治 性暗杀二文后	许世玮 (330)
许寿裳先生之死	姚 隼 (338)

• 书信 日记 •

书信十一封	(345)
尚钺致鲁迅 (1925.7.6)	(345)
尚钺致鲁迅 (1925.7.10)	(348)
章廷谦致周作人 (1927.2.14)	(350)
江绍原致周作人 (1927.3.13)	(351)
附：章廷谦致江绍原 (1927.2.24)	(352)
周建人致周作人 (1927.1.29)	(353)
周建人致周作人 (1932.7.10)	(354)
何春才致周作人 (1933.4.15)	(355)
附：何春才致鲁迅 (1933.4.15)	(355)
王冶秋致许广平 (1947.7.19)	(356)
王冶秋致许广平 (1947.9.10)	(356)
鲁迅先生访问记	苏 林(358)
周作人日记 (1914—1915)	(361)

• 史料研究与考证 •

晋绥边区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	王峻峰(463)
鲁迅史料钩沉	强英良(471)
鲁迅在“五四”一周年评学生运动	王永昌(479)
新发现的鲁迅题签	熊 融(490)
关于涟清	刘传辉(496)
殷夫致徐素云信写于何年	卫 公(502)

• 补 白 •

日本中学课本中的《故乡》·····	笠 青 (24)
《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	金石声 (49)
《秦汉瓦当文字》影写本·····	秦郡一 (86)
藤野先生的出生地·····	笠 青 (103)
殷夫翻译的《格言》·····	文 抄 (109)
最早评介《海上述林》的文章·····	英 良 (158)
“狂人”评《狂人日记》·····	方 文 (164)
关于《阿Q正传》最早的话剧改编·····	掖 梓 (166)
《现代评论》“讨得”的广告费·····	林 深 (246)
段干青木刻初集·····	林 溪 (265)
大夜·璧月·饕蚊·····	福 康 (266)
段干青木刻二集·····	林 溪 (296)
鲁迅手绘《於越三不朽图赞》·····	秦郡一 (329)
韦素园谈未名社·····	英 良 (489)
关于方志敏的遗著·····	金 焦 (505)

·鲁迅生平研究·



鲁迅与李大钊

吕 漠 野

（一）战斗的友情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写的《〈守常全集〉题记》中，一开头就追忆了他和李大钊同志相交的开始：“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他们的战斗的友情，主要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建立起来的。

他们都很早就和《新青年》有联系。鲁迅和《新青年》的编辑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早有来往。钱玄同（钱中季）一九一三年三月就见于《鲁迅日记》。刘半农诗《除夕》记叙他和鲁迅兄弟于丁巳年除夕（1918、2、10）商量在《新青年》增设“蒲鞭”一栏，以督促编译界之进步。李大钊一九一六年四、五月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他的一篇对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的论文《青春》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采取几个编辑人轮流主持编辑的方式，李大钊是轮流主持的编辑人之一。鲁迅曾说起：“《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①可见他们从这时候起，就经常见面了。从鲁迅的日记和书信来看，鲁迅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和李大钊有直接关系。

《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下午寄李守常信”。

“十六日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二十五日“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抄讫”。这一篇小说应该就是《药》，字数是不十分精确的约数。二十八日“寄钱玄同信并稿一篇”。鲁迅在这一封信里托他把小说交与编辑人。小说《药》以后在李大钊主持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刊出，可见这篇小说就是交给李大钊的。鲁迅还在李大钊支持创办的《新潮》上发表了小说《明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特别提到这两篇小说，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可以设想，这里所说的主将可能不仅仅是比喻革命，而是实有所指的。

一九一九年十月，《新青年》编委会迁往上海。这以后，鲁迅和李大钊见面的机会显然不多了，但是战斗的友情仍然继续而且发展。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即《苏俄》，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一种进步刊物）的汉译本”，他提出三个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种哲学文学杂志；第二，发表宣言，申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意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第三，停办。同时还向李大钊和鲁迅征求意见。李大钊坚决反对他所提的办法，主张《新青年》按原来样子办下去，宁愿分裂，决不停办，也不改变它的性质。鲁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午后得胡适信”，在信上加了批语，表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不如索性任它分裂。当天他写了复信，反对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说：“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宜

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这就是说胡适所谓宣言不谈政治，实质上就是投降，示人以弱。宁愿分裂，决不停办，也不改变它的性质，意见和李大钊不谋而合。二月八日春节上午，鲁迅将小说《故乡》寄给《新青年》，以实际行动表示继续支持。小说《故乡》结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正可以理解为对《新青年》的鼓舞，对新文化运动的期望，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祝愿。

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出版了。鲁迅将《呐喊》赠给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称赞《呐喊》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他还告诉孩子们要好好看，好好学习。^②一九二五年小说《长明灯》发表后，李大钊十分重视，说：“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③他认为这是鲁迅“已经挺身站出来了”。^④李大钊是充分理解鲁迅和他的著作在中国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李大钊领导十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反对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会后又与两千多人的请愿团一起去执政府再次请愿，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大屠杀。鲁迅当天就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评述了这个惨案，指出这是少见的残虐险狠的行为，并且在文章末尾注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到一九三三年，鲁迅还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清晰地叙述了李大钊那天险遭杀害的情况。段祺瑞在进行大屠杀以后，还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五个所谓“啸聚群众”的“暴徒首领”。鲁迅立即写了杂文《可惨与可笑》揭露了段政府的罪恶阴谋。接着，扩大通缉范围的谣言流传出

来了，报上还刊出被通缉的四十八人的名单，其中包括鲁迅。鲁迅当天就发信给朋友，委托他调查这些人的籍贯、职位，并写了杂文《大衍发微》，在《京报副刊》发表，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段祺瑞之流的卑鄙用心。此外，鲁迅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系列杂文，评论这次惨案，控诉段政府的罪恶，回击反动论客们的攻击和污蔑。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鲁迅是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并肩站在斗争前列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到了广州以后，遇到从北京去的熟识李大钊的青年，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守常先生还好么？”并且赞扬守常先生真是临危不惧，不愧为革命的“中流砥柱”^⑤。在这询问里表达了鲁迅对李大钊多么关怀和崇敬呵！

鲁迅在委托朋友调查被通缉的人的籍贯职位的信中曾说：“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⑥一年以后，鲁迅带有预见性的忧虑不幸而言中，奉军果然入京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非法逮捕。四天以后，鲁迅在广州写了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其中有一段说：“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二十八日，李大钊从容就义了。鲁迅在六年以后还沉痛地回忆起，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形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一九二八年十月，鲁迅将杂文《大衍发微》收入《而已集》，写了一段后记，叙述从写文到收集的经过，特别提到“其中已有两人被杀”，反映了对李大钊沉痛悼念的心情。

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评述了李大钊的为人：“总